

性善堂稿

欽定四庫全書

性善堂稿卷七

劄子

上本路運使論夫錢劄子

宋度正撰

維時夏令正中天氣清潤恭惟都運太丞郎中龍圖禮
樂自將光華發越神所相勞台候萬福正伏審疏恩北
闕換節東川建臺以來曾未旬浹號令所暨風采一新
東川之人往時欲得之而不能得今遂得之豈勝欣幸

正自聞報誠以得托照臨喜至欲舞急欲擘一箋少見
此意又念四方書問必萃此時正也亦復汲汲以無益
之詞上浼崇重仰勞裁答誠不足為勤祇足為罪故少
遲之耳頃自邊釁一啟調度繁興數月之間公私之積
幾於掃地意者陛下念東西兩川蜀之根本空虛何以
為國况漕輓之寄斟酌斂散審量緩急猶不可輕故遴
選老成練達儒效章著如執事者扶持而全安之耳一
道之人上而士大夫下而匹夫匹婦無不習聞盛德之

譽傾耳拭目皆望初令有以少寬之不啻如飢之欲食
如渴之欲飲也旬日以來竟未有所聞獨聞以百姓所
出夫錢之緩專差十數輩黃衣下諸郡督之聞者無不
錯愕失望今距開禧用兵數月未遑百姓再出此夫錢
極是不易然指揮既下初無敢不從者但富者取諸其
家貧者未免取之於人今所在富者少而貧者多貧者
非鬻桑麻鬻田宅則不可辦方其鬻也緩之則價必平
急之則價必賤十千之物五千鬻之則是官科五千者

百姓已受十千之害矣而可不恤乎然正竊謂此必非
執事之意必出於進言者之過何者豈有愷悌君子至
明至恕而乃不察此也進言者必謂近來邊報日急收
合散亡其費甚大此錢不可復緩正竊謂不然正聞之
道路自敵侵大散侵天水侵皂郊侵成州侵西和公私
所藏其陷沒者不知其幾千萬萬至於般運錢糧為畔
亂之人所奪者亦復不少由此觀之前後致敗皆由諸
將措置乖謬即非錢糧闕乏今所科百姓夫錢已納者

亦及六七其貧而未足者少寬之半月一月亦似未為
過也況近來總領所行下已自得旨通用三界錢引每
界為錢三千六七百萬前去年既已抄印在庫今方施
用何由便致闕乏敢望不憚改令抽回所差人使州縣
稍寬限日百姓不至慌忙窘急亦自拜賜耳執事下車
之初所差人未測台意淺深未敢玩狎威令未敢放肆
無禮州縣若自今凡有行遣一一差人則其未必至凌
辱官吏無所不至耳去年總所行下取撥舊欠動以一

日為限下邑介於大山之間非舟車之會日收止於見
錢縱有錢在庫兌錢引亦數日而後足因移書幕府委
曲備述此意其後行下但令日下疾速解發不拘一日
之限督促之中稍有通融之意最為得體方此調度之
際自非懵然無知識者何敢不盡心盡力自取罪戾正
自去歲至今略計補解增解之數無慮七八萬下邑壤
地褊小一路之中素號闕乏能自如此亦不少耳今者
切望詳察特賜指揮凡事不泛差人且斟酌適中之令

使州縣可以奉承如其庸鄙上則忽慢王事不能趁赴
軍期下則殘虐百姓不能究宣德意擇取其尤甚者一
人聲其罪而按發之又誰敢不畏服似誠不必黃衣四
出然後使之趨令也正向者幸甚得接英遊辱知愛甚
厚誠恐左右之人未達事體不能以盛德雅望為惜故
率易一言伏惟察其言之忠愛而亮之幸甚幸甚執事
所拘未得詣明臺躬受約束願言妙護粹和茂著勲庸
以前從橐之拜正伏紙忱叩

書

上王樞密謙仲書

四月一日具位度正謹薰沐裁書再拜獻于宮使樞密相公執事正聞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以言乎三者雖天下之所共尊而其實固不一也爵焉者施於朝廷而不及於鄉黨齒焉者行乎鄉黨而不及乎朝廷惟夫所謂德焉者合内外一貴賤而通行乎天下者也然爵之與

蓋有偶然而得之者偶然得之在人雖貌敬而心不
服若夫仕極乎公卿之貴歷佐累朝號為元老而又盛
德大業書行於竹帛而流於天下若是者不獨士大夫
尊之而凡民尊之不獨中國尊之而四夷尊之不獨一
時尊之而舉天下萬世尊之矣恭惟執事德量如河海
踐履如金石行滿天下而益謙名滿天下而益恭其進
而立乎朝廷之上也危言正論日聞於人主之前其退
而處乎鄉黨之間也盛德大業日播於四方之遠正蜀

之書生少從先生長者游固已獲聞大人君子之盛德
及長周游四方泛楚澤趨吳會講業閩中而翱翔乎江
漢之間當世之所謂大人君子者亦既略識之矣獨未
能竊伏下風而拱聽議論之末深以為恨夫古之士所
以汲汲然自善其身者豈獨誦詩讀書而後為學哉凡
天下之士道義之可師德業之可範巍巍然出於一世
之表者苟能親其顏色接其詞氣薰習漸染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矣况議論之餘正氣消蝕首白而尾黑首陽

而尾陰首君子而尾小人者比比皆是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夷險一心始終一操如相公者幾何人士不為君子則已士欲為君子而不見天下道德之士聽一言觀一行以自矜式寧不為自棄乎雖然志於富貴者富貴則趨之貧賤則去之若志於義理者貧賤由是富貴由是正之立志素不甚淺相公其俯而納之引而道之察其所以而警誨之幸甚幸甚正謹再拜上

上費尚書書

四月十七日具位度正謹再拜上書尚書給事侍讀修史執事正聞天下之所甚尊而重者莫如師而其所可信者莫如門人弟子師焉者道之所在而門人弟子者所以承斯道而傳之者也夫子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立於世天下從而師之者凡三千人顏子之禮樂曾子之一貫固已許之不疑矣自餘仲弓子路之徒或可使南面或可使為宰或可使與賓客言一善之可

稱一能之可錄蓋門目而品題之無遺也夫子一日得政於魯它未有所取而公西赤使齊原思為之宰使夫子得政於天下而復文武周公之盛則所謂三千子者愚知其必有以處之也孟子受業子思從者數百人其高弟弟子樂克公孫丑之徒尤其所深許者也樂正子用於魯孟子喜而不寐而樂正子亦汲汲然惟其師之稱樂正子非私於其師也其意若曰使吾之師而行其道於天下所謂數百人者庶幾皆有行焉耳逮漢之興

費直傳易伏生傳書申公傳詩戴德傳禮董仲舒傳春秋皆自孔氏而孔子之書賴之以存史氏從而系之曰官卿相者幾人官列卿者幾人官郡邑者又幾人所以歎其徒之盛而美其師道之不替也下而迄於唐其所扶持斯道而振起之者莫如韓柳昌黎先生雅以師道自任故其成就者尤為俊偉而河東先生凡所指教者亦皆有聞於世故唐之文物所以光明碩大駕兩漢而追三代者皆兩先生涵養作成之力而推挽之功也

伏惟尚書得孔孟之傳於千載之下表裏道德踐履純固自為布衣發言立論深極乎詩書之奧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簪履升朝天子置之經筵訪以學問非天民之先覺而何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得其門而升堂入室者何限正固不肖固不足以測知萬一重念尚書分教遂寧嘗獲執經座下親道德之容聽正大之論不為不久不肖之資固不足以有立然至於循其師之說篤信力行終其身而不畔者亦或自許其庶幾焉

今者夫子當路於朝淵騫環列正也不遠千里一趨函
丈附於由求之下以自獻其不肖之身或可使南面或
可使為之宰或可使與賓客言惟夫子所以命使天下
後世稱之曰尚書之門至某官者幾人至某官者幾人
而同其善於天下且使漢唐大儒不獨專美於前夫豈
惟小人之幸實師門之幸也傳曰顏淵孔子更相稱譽
不為比周執事尚何疑狂斐若干篇具之別卷尚書其
加察不宣